

美術館展示空間的新意義

文、圖片提供/王焜生（獨立策展人、藝評人）

二十一世紀初始美術館建築宛如新原爆，各城市開始對美術館建築計畫有了新的關照點，不斷推陳出新的美術館計畫案或是舊美術館整建與擴建案，甚至是舊建築的新翻修轉型為展覽建築案，再再成為建築討論焦點，不少計畫案甚至成為該地的新象徵與座標。十九世紀以前教堂建築一直是城市的中心點，居民生活與活動都以此為中心向外擴展，千禧年之後，美術館建築成了新世紀的「文化教堂」與休閒中心點，美術館的功能

不再只是收藏與展示的空間，更肩負起改變城市

景觀、提供新休閒活動的功能。獨特且創新的

美術館建築計畫案還可以增加城

市的被討論度與觀光人

次，讓區域形象

轉變為國際知名

的層級，

甚至讓傳統沒落的工業區與廠房轉型為新的文化園區。美國建築師蓋瑞（Frank Gehry）的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正是最佳的力證，一個舊工業城市正在逐漸落敗，卻因為美術館的興建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如果只是簡單的美館設立或許不會像當年有如此大的討論度，其中當然牽涉到古根漢的全球行銷策略與建築師蓋瑞的名氣，以及出色的建築設計對應城市的反差特色。

美術館純粹服膺於藝術（L'art pour l'art）的期待值顯然進入是十一世紀之後已經被加乘範圍，奧地利藝術史學家施特爾齊戈維斯基（Josef Strzygowski）於1923年出版的論著《藝術的困境》（Die krisis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一書中曾提及如果美術館純粹只是為了展示藝術品實則是藝術發展最大的阻礙，他更進一步說到，建築與空間承載更多的功能能夠彰顯

出藝術的價值；更早以前，德國學者華格納（Heinrich Wagner）於1893年的一篇論文《藝術收藏與展覽的建築》（Gebäude für Sammlung und Ausstellung, Darmstadt, 1893）博物館展現了一個民族的特色（Museen als Culturmesser eines Volkes）。經過了一個世紀之後，美術館建築終於成為顯學，這個風起雲湧的現象也開始不斷被討論著。

美術館建築與其他建築設計不同的地方在於除了展示藝術品的功能之外，還擔負藝術品保管與維護的責任，另一方面又是一個面向大眾開放的空間，環境的設計更必須考慮一般觀眾而不只是少數的特定工作人員。美術館建築與環境更是一個地區或城市與居民互動的最佳體現空間，除了建築體本身，環境也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環。

美術館建築就是一件藝術品

@柏林猶太博物館（Das Jüdische Museum Berlin）

位於德國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展出猶太人兩千多年來的流亡史、歷史文物與生活紀錄。2001年由波蘭建築師利柏斯金（Daniel Libeskind）所設計

的猶太博物館正式落成開幕，博物館正門入口為1735年即完成的建築，通過地下道延伸到新的建築體。鳥瞰猶太博物館像是一個鋸齒狀的扭轉延伸，靈感則來自猶太大衛之星（Star of David）象徵圖號的延展，佔地超過一萬五千公尺，觀眾必須在無規則的空間中行進，其中一個高二十公尺的三角錐形空間直到盡頭，牆沿兩旁分割出不規則的鍍鋅窗型，僅仍透露出外牆隱約的光線，地面則堆滿金屬，在自然的風化下呈現斑駁的沉味。以色列藝術家卡迪西曼（Menashe Kadishman）以每片厚三公分的鋼製作了一萬個粗糙的、象徵性的面孔稱為「落葉」（德語：Shalechet），觀眾走在其中無不心情沉重。

連接博物館的後庭院—流亡之院，矗立四十九根傾斜的紀念柱，柱上自然生長植物，象徵了新生。利柏



1 | 2 1-2 柏林猶太博物館

斯金不但是建築師也是音樂家，他特別鑽研猶太紀念專冊（Gedenkbuch）以及奧地利作曲家荀伯克（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未完成的歌劇作品《摩西與亞倫》（Moses und Aron），並且研讀班雅明的《單行道》（Einbahnstraße），結合猶太歷史與遺憾心情的建築設計。猶如迷宮的狹閉空間，被切割分離的三個軸線以及刻意營造的陰暗光線

博物館開幕後正反意見紛湧，反對者認為整棟建築與設計完全不適合展覽，動線凌亂，空間讓人感到極度不舒服與窒息之感，完全脫離「博物館」應有的功能與目的。建築師回映博物館的設計原來就不以反應任何功能為目的，建築體本身與空間就是在詮釋猶太人的歷史，其實稱這件博物館建築是一個建築雕塑更為貼切。

如今猶太博物館與柏林幾乎是旅遊觀光的必到景

點，博物館的象徵意義與凸顯的特色，自然讓觀眾感受到猶太歷史與心情，大大有別於傳統的博物館既有印象，同時也開啟了新的博物館建築概念與精神。

◎ 葛拉茲美術館 (Kunsthhaus Graz)

獲選為2003年歐洲文化首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的葛拉茲是奧地利第二大城，整個城市人口只有二十六萬，古城區於1999年被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1970年初期，古城區的再開設計畫受到居民強烈抗議，計畫中止，但是古城如何進入當代世界一直備受討論。

葛拉茲美術館蜿蜒在充滿紅色屋頂的古典建築之間，一面是非常傳統的白色方形建築，但是從另一面看去像是一座來自外太空的飛行船，又像是一個具有未來感的金屬胃囊。近看發現是被透明玻璃包覆的空間，夜間發出不同顏色的光線。屋頂突出如帳篷的頂端則有引進自然光線與空氣對流的功能。庫克與傅尼葉建築空間

團隊 (Spacelab Cook – Fournier GmbH) 運用了建築界正興起的流體建築 (blobitecture) 現代風格，流線型與如同有機物的型態外表最有名的建築師則為蓋瑞。美術館為當代藝術而設計，特別是新的媒介創作如錄像、新媒體、裝置、觀念藝術等都能在美術館的空間裡充分展現。

美術館的內部參觀動線也極為流暢，餐廳與咖啡廳規劃設計在充滿未來感的銀色世界，透明的玻璃向外眺望卻是極為古典的葛拉茲歷史風景，彷彿置身穿梭時空的船艙裡。歐洲的美術館建築設計，咖啡廳與餐廳是非常重要的空間之一，美術館不僅只是展覽的空間，也是生活的場景，參觀展覽後不需要急著離開美術館，心情的沉澱與回味更加添展覽的延續性。

柏林猶太博物館從歷史回顧，建築設計與空間結構都在連結猶太人的過往；葛拉茲美術館反而是從歷史走

1 | 2 | 3

- 1 葛拉茲美術館
- 2 巴塞爾拜勒基金會美術館
- 3 哥本哈根露易西安納現代美術館



出來呈現截然不同於古城的風貌，新舊之間有著不衝突的和諧美感。

美術館區就是一座公園

◎ 巴塞爾拜勒基金會美術館 (Fondation Beyeler, Riehen bei Basel)

出生於1921年的藝術經紀商，也是創辦當今最重要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重要推手之一的 (Ernst Beyeler) 於1982年成立藝術基金會，同時也開始計畫建構一座私人美術館。美術館完成以前他的收藏已經在馬德里蘇菲雅國立美術館 (Centro de Arte Renia Sofia, Madrid)、柏林新國家畫廊 (Neue Nationalgalerie, Berlin)、雪梨新南威爾斯畫廊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Sidney) 等重要美術館展出。

1997年由建築大師皮雅諾 (Renzo Piano) 所設計的美術館正式開幕。開幕大展就展出收藏家23件畢卡索的大作，加上一百四十件現代藝術作品，其中也包括捷克梅第《行走的人》以及莫內、塞尚、梵谷、培根、里奇登斯坦、安迪渥荷等藝術家作品。美術館建築簡潔乾淨，沒有花俏的線條與形態，平整的屋簷與牆垣反而讓美術館凸顯出一片自然綠地中的美感。展覽大廳就像是私人家庭的大客廳，寬敞的落地窗之外有一片池塘，透過日光的照射，反射自然光線，美術館的內部更顯現平凡的寧靜。美術館其實不需要過多的裝飾，藝術品反而在其中有了延展性的觀賞效果。美術館不僅展出拜勒的私人收藏，每年兩個大型的策畫展分別以二十世紀大師與當代藝術重要藝術家為主。

從巴塞爾市區搭電車只要十幾分鐘的時間，眼前的景致從城市轉變為鄉村田園風光，拜勒基金會美術館成

為巴塞爾旅程中必訪之地。除了每年兩個大型的策劃展覽之外，美術館與整座綠意盎然的雕塑公園都會讓前往者覺得不虛此行。

◎ 哥本哈根露易西安納現代美術館 (Louisiana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Hulelebbæk near Copenhagen)

早在1958年就已經開館的露易西安納現代美術館，位於哥本哈根北方三十五公里的胡蘭雷貝克幾乎是到訪哥本哈根最被當地人推薦的景點，即使甚少參觀美術館的遊客一定前往此地朝聖。到底這個小漁村的美術館的魅力為何，能夠每年吸引超過五十萬的訪客？這個參觀人數在北歐小鎮，甚至對一座美術館來說都是空前紀錄。

美術館座落在一片森林公園里，美術館收藏的雕塑作品也成為公園景觀的一部分，鄰近海灣的景致獨一無二，不論是夏季的溫煦和風或是冬天的靄靄雪白各具風情，自然景觀就像是大地的藝術品，不假人工之手，也無須刻意的修飾與雕琢。這裡如果僅僅是一座森林公園就只是一座公園，她的名氣或許也不會如此響亮，因為現代美術的收藏與展覽成就了這一片公園的美名。

1958年這座私人美術館由兩位丹麥建築師Jørgen Bo與Wilhelm Wohlert共同設計完成，露易西安納則是收藏家愛妻之名，作為愛的禮物。美術館幾十年來不斷擴建，從多功能音樂廳用以邀請賓客欣賞音樂演奏之外，1982年與1992年分別完成南翼與東翼的擴建，兩翼廊道與展覽廳依據公園地形而建，觀眾在欣賞藝術作品的同時也可以欣賞戶外的自然風景，悠遊於室內卻像是穿梭在戶外，左翼展廳盡頭則是視野極佳的咖啡廳與陽台。



1994到1998年繼續增建兒童之屋與湖畔公園，讓美術館更成為全家休閒的地點。

美術館自詡不僅是一座展覽現代藝術的美術館，而是一座具有現代藝術感的現代美術館。美術館建築主體與雕塑公園才是整個美術館的整體呈現，五十多年前創建者言森（Knud W. Jensen）已經有遠見要建造一座不僅是美術館的美術館。他還形容露易西安納美術館的設計來自三溫暖的概念（sauna principle），冷熱交替才能提振健康，欣賞藝術也要有如此的精神，除了大家

熟知的藝術大師與作品之外，當代藝術的新表現與新藝術家的創作展覽互相安排就像是三溫暖一樣，過後的快感與舒適必須親自嘗試才能體會，藝術欣賞的道理也如此。這套三溫暖哲學套用在美術館建築與藝術欣賞，果然北歐人才會想得出來。美術館收藏超過三千件作品，二十世紀藝術大師作品幾乎囊括，值得一提的倒是當代藝術作品也陸續增加：Doug Aitken, Thomas Demand, Jonathan Messe, Julie Mehrtu, Aernout Mik, Candice Breitz, Tal R等藝術家的作品也都在收藏之列。

舊建築新生命

巴黎的奧塞美術館與柏林的漢堡車站當代美術館都是舊火車站轉型改建為美術館的例子。然而不論如何改建設計，概念還是在傳統的「美術館」建築，除了展覽廳之外，必須負擔藝術品收藏的功能與研究的責任。

二十世紀末期開始許多替代空間使用的興起，跳脫傳統美術館的概念更符合當代藝術作品能夠呈現出來的氛圍與精神。一方面是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另一方面則是突破展場霸權的唯一性，從當代藝術的角度來看，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反權威、反體制的對抗行為；但是就藝術品的呈現效果與功能而言，往往這些臨時性的替代空間才能夠彰顯出作品的精神，傳統的美術館空間考慮的溫濕度與光線，對許多當代藝術作品而言完全不具考量性，地點場域與環境氛圍反而更有考量的必要。觀察三四十年來的替代空間使用其實有被濫用之嫌。藝術家與策劃者考量的並非作品與環境的關係與呈現的必要性，純粹只是空間使用的考量、較低的預算成本等方便

性。「替代空間」應該具有臨時性、目的性、實驗性與反商業的特色在台灣已經逐漸被政治文化的符碼所「替代」，也就是說替代空間其實成為另一種非關藝術的目的所替代的工具，這樣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幾乎成為美術館之外當代藝術展覽的主流。「替代空間」像是等同當代藝術新展覽的新名詞，其實也有濫用之嫌。

當代藝術的獨特性格與替代空間的展覽關係未來幾年還是不會改變，不論是作品尋找適當的展覽空間，或者是策展人因應空間而找尋適合的展出作品，都還是能



1 | 2

1 漢堡堤壩之門美術館

2 此處曾經是柏林的一家醫院如今成為藝術家工作室與展覽空間

反映出當代藝術的特殊。以德國柏林的當代藝術現狀為例，商業畫廊每幾年就集體搬遷，她們隨時在尋找空曠的舊建築因應當代藝術作品的展覽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考量租金的低廉而有作法。幾年前甚至有畫廊在漢堡車站當代美術館旁的空地搭建帳篷成為畫廊的新展區，一展就是超過一年的時間，不論是舊房舍或是帳篷的使用都僅是短短幾年時間。柏林的空屋率之高在西歐國家中屬罕見，來自國際的年輕藝術家只要在場地沒問題的情形下作品都有曝光的機會，舊工廠、即將被拆除的舊大樓都有可能曇花一現成為展覽的場域。

柏林雙年展的發源地藝術工廠Kunst Werke藝術中心，曾經是奶油工廠，如今是當代藝術最重要的據點之一。另一個例子是漢堡的堤壩之門美術館（Deichtorhallen）兩大棟建築曾是花卉集散中心，如今是當代藝術與攝影藝術中心，完全沒有經過分割的空間可以因應當代藝術展覽作不同的設計，成為舊建築新展覽空間運用的絕佳例子。

網路世界虛擬的美術館展覽空間

網路世界建造出虛擬的空間無遠弗屆，「網路美術館」與「網路展覽」相繼誕生。打破美術館展覽的傳統概念，一座好的美術館與展覽的條件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網路連結的設計與呈現出來的效果被討論著。

真實的美術館與展覽其實還是不會被虛擬空間所取代，美術館建築設計提供了展覽以外的功能，複合式的多功能美術館建築或許是未來的新趨勢。■